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历史名人研究

鄞州马氏家族研究

YINZHOU MASHI JIAZU YANJIU

郭 晶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鄞州马氏家族研究

YINZHOU MASHI JIAZU YANJIU

郭 晶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鄞州马氏家族研究 / 郭晶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308-10905-5

I. ①鄞… II. ①郭… III. ①区(城市)一家族—研究—宁波市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499 号

鄞州马氏家族研究

郭 晶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文字编辑 杨利军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73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905-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宁波马氏家族，不仅是近代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中国传统与现代化进程激荡历程的重要参与者。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马氏三代在历史变迁的巨大漩涡中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同时又面临着外界强势的文化冲击。

马氏家族的变迁，尤以“一门五马北大教授”著称于世。他们的生平历史，既是中国大家族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迁”中的缩影，又是一个民族在百年变迁中跌宕起伏的多彩历程。

族谱记载，宁波邱隘盛垫的马氏望族，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北宋末年南渡避乱，至明代永乐年间，其中一支子昌公入赘盛氏，马氏一脉在邱隘开枝散叶，至今盛垫600余名在籍人口中，马姓已超过300位。

马氏一支移居宁波后，初次门庭显赫是在第三代贤庵公时期。贤庵公最后官拜兵部尚书，之后家族之中未有继任为官者，转而一直在邱隘耕种发展，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至19世纪中叶，社会动荡加剧，马氏一门有式微之势。

清朝末年，扭转马氏家族命运的关键人物、马氏家族中兴的第一代——马海曙（族名有木）登台亮相了。

马海曙出身于书香门第，本来是循规蹈矩地走科举之路，但几次应试之后，“科场不售”，他对食古不化的八股文毅然表示了愤慨，竟投笔从商。马海曙一度经营米店，尔后通过捐纳得到官职，而这一转折，使得他功成名就，利禄双收。他曾在江苏南部的丹徒、元和、长洲、吴县、金坛、宝山做官，

擢升直隶州三品知府。晚年他选择衣锦还乡,在宁波月湖畔建造规模宏大的宅第,门前的那条街也被称为马衙街了。后世名闻遐迩的“五马”,当年就是在这里的私塾中接受了中国式的启蒙教育。马海曙育有子女九人,家道复兴,门庭重振,更重要的是他培养出了一群传承儒雅而又富有新时代色彩的马氏后代,在中国文化教育史册上,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

马海曙九个儿子当中,长子马裕藩为侧室吴氏太夫人所生,他实现了父亲未能实现的梦想,以科举正途入仕,前往甘肃充任知县。而他的八个弟弟均为马海曙公的续弦、扬州人李氏所生:除老三和老八早夭、老六马权(字强甫,1885—1926)中年弃世外,老二马裕藻(字幼渔,1878—1945)、老四马衡(字叔平,1881—1955)、老五马鉴(字季明,1883—1959)、老七马准(字太玄,1887—1943)、老九马廉(字隅卿,1893—1935),五者有一个人再走父兄的为官之路,而是逐步迈向了中国文化的最高殿堂。而这一切,正是由于马海曙专门延请杭县叶瀚(号浩吾)先生到家中来设馆教授儒家经典,为马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马裕藻是马氏家族中第一位北京大学教授。1905年,马裕藻获得浙江省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留学期间他倾心学问、同情革命,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音韵学。1911年,马裕藻回国,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191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先后担任国文系教授、国文系系主任。其主持北大国文系其间,努力调和新旧二派,曾聘请鲁迅等名家至北大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裕藻深居简出,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遗憾的是,在日本投降前夕,马先生卧病不治,未能见到中华光复。

马衡同样在中国近代文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早年在北大任教。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马衡参与故宫文物点查,不久专任古物馆副馆长,从此便一直在故宫工作,为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文物迁至上海,史称“南迁”。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亲自监运数量最大的一批文物到上海,保证了这批4635箱零2包的国宝的安全。在他完成押运工作后不久,易培基院长因被诬盗宝被迫辞职。此时战事日紧,北平尚有文物未能运出,到沪的国宝也没找到安顿的场所。危难之际,马衡毅然担起了院长的重任。上任伊始,他立即组织开展对故宫博物院留北平文物的清点及南迁运沪文物的点收工作。“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紧张,刚刚在新库房安顿下来的国宝眼看又有了危险,于是马衡又组织把故宫博物院文物迁移到西南的大后方,史

称“国宝西迁”。

马衡自1933年担当院长后的19年间,烽烟遍地,他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地带着故宫文物南迁、西运,创造了万余箱文物几乎未损的奇迹。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关键时刻,他又巧妙地与当局周旋,拒运文物赴台,保全了北平故宫的文物。到辽沈战役结束,没有运走一箱,平津战役开始,仍没有运走一箱。南京政府一再催促,马衡均以各种借口继续延迟,最终,北平解放,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箱也没有运走。北平解放后,百废待兴,被留任的马衡院长为故宫博物院的全面恢复及以后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1952年退休之后,他还将自己所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逝世后,他的子女又遵照其遗嘱捐赠了家藏的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文物。

马隅卿是马氏九兄弟中最小的一位,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曾继鲁迅先生之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1931年秋马隅卿因病回宁波休假,深懂文物价值的他发现故居周围都是汉晋古砖,于是他一块一块地辨认挑选后将之捡起装进麻袋背回家,之后潜心研究,写成了《鄞古砖目》一书。

马隅卿自小住在天一阁旁的马衙街,对天一阁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期间,他还与郑振铎、赵万里一起,访得天一阁散出的明抄本《录鬼簿》,三人连夜影抄出一部副本。两年后又在购得的一包残书中发现了天一阁散出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说》中的《雨窗集》、《欹枕集》,次年交由北平大业印书局影印出版,从而使12篇宋元话本得以传世。1933年,天一阁重修,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马隅卿将所藏古砖悉数捐给天一阁。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甬上藏家首次向天一阁捐赠。天一阁特辟一室陈列,命名“千晋斋”。

马彦祥是马衡之子,原名履,笔名尼一、司徒劳,是著名的戏剧活动家、戏剧导演、戏剧理论家。1925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复旦剧社、申西剧社、上海剧艺社。1930年去广州,参加广东戏剧研究所,主编《戏剧》双月刊,1932年在天津主编《戏剧电影周刊》,后与田汉等筹组中国舞台协会,与曹禺等创办半职业剧团中国戏剧学会。1934年任齐鲁大学副教授、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师,参加组织中国戏剧协会,导演《雷雨》、《日出》、《汉宫秋》等,演出《回春之曲》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参加《保卫卢沟桥》的集体创作,并和洪深一起导演,任上海救亡演剧一队队长。至桂林,主编《抗战戏剧》半月刊,导演《夜光杯》、《黑地狱》等剧。1937年底被选为中华

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1939 年去重庆,先后导演《残雾》、《国家至上》、《李秀成之死》等剧,创作导演《国贼汪精卫》,兼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1942 年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3 年到重庆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演出《南冠草》、《少年游》等剧。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主编《新民报》副刊《天桥》,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北平分会秘书长。1948 年赴华北解放区,出席第一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 年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艺术局副局长、艺术研究院顾问、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和第三届副主席等职,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马临是马鉴之子,曾就读于香港英皇书院,1947 年获成都华西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后入英国里兹大学、伦敦大学医学院和里兹圣占姆斯医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1957 年任教于香港大学,1965 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1978 年至 1987 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在职期间,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长期发展,坚持四年制大学教育,即使辞职也在所不惜,一时传为学林佳话。此后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和嘉奖,此后还出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校董会主席,获太平绅士荣衔、C. B. E. 勋衔。

2006 年 11 月 13 日,宁波东郊邱隘盛垫的马氏家谱在宁波鄞州区邱隘盛垫居民点图书馆被发现。在中国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马氏家族,通过这份险些被当做废纸处理的族谱,徐徐展开了光彩熠熠的历史。



今日盛垫

目 录

第一章 宁波邱隘马氏族谱重见天日	(1)
第一节 族谱历险	(1)
第二节 盛垫溯源	(2)
第二章 家族中兴——马海曙	(3)
第一节 弃文从商	(3)
第二节 由军入仕	(5)
第三节 为官江南	(8)
第四节 育子以文	(11)
第三章 学林耆宿——马裕藻	(16)
第一节 求学日本	(16)
第二节 力行革命	(18)
第三节 注音字母	(19)
第四节 长掌国文	(23)
第五节 学生运动	(30)
第六节 主任风波	(39)
第七节 鲁迅挚交	(44)
第八节 晚节尤盛	(51)
第四章 国学大师——马衡	(53)
第一节 钟鸣鼎食	(53)

第二节	金石大师	(59)
第三节	典守故宫	(65)
第四节	石鼓之缘	(71)
第五节	卷入奇案	(74)
第六节	主持西迁	(78)
第七节	新华鼎革	(86)
第八节	老骥伏枥	(91)
第五章	传学四方——马鉴	(94)
第一节	南洋公学	(94)
第二节	爱国学社	(97)
第三节	木瓜之役	(100)
第四节	北上协和	(103)
第五节	十年燕京	(111)
第六节	传学香江	(119)
第七节	共赴国难	(126)
第八节	重振港大	(132)
第六章	白首太玄——马准	(137)
第一节	无心之境	(137)
第二节	倾心民俗	(138)
第七章	学泽桑梓——马廉	(142)
第一节	向往革命	(142)
第二节	醉心戏曲	(144)
第三节	天一偶得	(149)
第四节	献身讲台	(152)
后 记		(156)

第一章 宁波邱隘马氏族谱重见天日

第一节 族谱历险

2003年10月北京大学隆重举办了纪念马氏五兄弟活动,《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争相报道了此事。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盛垫马氏族谱,只有第二册和第三册,从最后的编修年代看,是1924年。据马氏族人马义浩老人介绍,族谱本来一共4册,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战乱频发,族谱就不知所踪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人在废品回收站偶然发现了这两本宝贵的族谱。这才为今后研究马氏家族的文化群贤留下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今时盛垫桥

在这仅留的族谱之中,就介绍了马海曙:

十五世宁公次子,族名有木,官名海曙,字藪香,号渔珊。三品銜知府,同候补直隶州知州,诰授朝议大夫,尝戴蓝翎,(后)尝换花翎。特授江苏金坛、宝山县知县。历署吴县、元和、丹徒等县兼理长洲县知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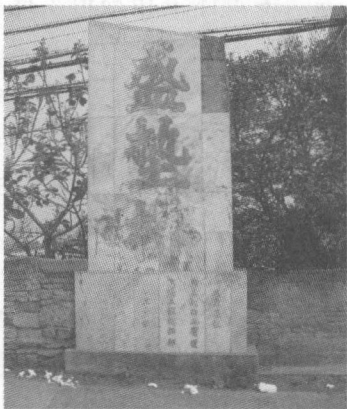
光绪乙酉(1885)出己(资),时年60岁,重修宗谱。光绪戊申助子费创办海曙学校。生道光六年(1826)丙戌四月二十日酉时,卒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六月初五子时,年70岁。有邑侯马公记墓志,载卷四。配谢氏封人,生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五月十四日酉时,卒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七月十六日午时,年六十六;侧室吴氏,赠淑人,生道光二十九年(应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九月初九日未时,卒光绪元年(1875)乙亥九月三十日子时,年35岁;又侧室李氏,(扬州人)封宜人,生咸丰十年(1860)庚申八月十五日子时。(马海曙公)墓在(鄞东邱隘镇迥龙村)界牌桥西首。

有九子:马裕藩、马裕藻、马裕荳、马裕津、马裕荪、马裕藻、马裕蒨、马裕范、马裕蒨。

据马氏族谱记载,作为马氏五兄弟祖籍的鄞东存德堂号盛垫马家,对他们的光辉业绩,已于20世纪上半叶在其宗谱中记载注明。

第二节 盛垫溯源

浙江宁波鄞东盛垫桥附近有两个使人寻意追溯的名称,一个是马家祠堂内的“存德小学”,另一个是盛垫桥北东侧的“存德桥”,它们的寓意是盛垫村马姓属“存德”堂号。他们自称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宋代南渡避乱,至明代永乐年间,有一支子昌公入赘盛垫桥盛氏,遂定居于此,成为该族始祖。至三世祖贤庵公,官拜兵部尚书,从此又跻身于名门望族。经数百年朝代更迭,沧桑变迁,到19世纪中叶清朝末期,马氏家族已经没落,整个家族都在等待中兴,它将由谁来实现呢?



盛典桥碑

第二章 家族中兴——马海曙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论语·尧也》

第一节 弃文从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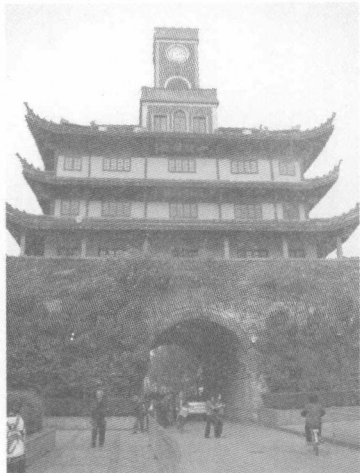
1826年，世宁公的儿子马海曙(1826—1895)诞生，族名有木，字藪香，号渔珊。

“海曙”当时就是宁波府治所在，今天已经成为宁波市的中心城区，东临奉化江，北濒余姚江，西南与鄞县接壤。“海曙”历史悠久，区内今天仍然保存着始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的鼓楼——海曙楼，海曙区也因此而得名。“海曙”字面意思即“观海之曙”，也暗含着濒临大海之意。世宁公所居邱隘，当时还是宁波乡野，却给儿子取名浙东最繁华之地的“海曙”，可见寄意深远。当然，世宁公未曾料到的是中国即将面临倾天覆地的变局，而他的儿子将给整个家族带来希望的“曙光”。

岁月如梭，海曙公循规蹈矩地走科举之路。在文风甚盛的浙东，教育而科举是唯一的光宗耀祖之路。海曙公所在的鄞县作为上等大县，亦称一等县、繁县，定秀才名额为每年40名，马海曙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上。这也很正常，譬如长沙孔宪教在考中进士之后所撰写的一副对联：“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岁才入泮；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

赢。”海曙公正在迈向人生重大选择——是否继续科场生涯——的时候，沉静的东方土地上，日起而作的朴实中国，谁都没有料到的一场划时代巨变已经迫在眼前。

海曙公 15 岁的时候，即 1840 年，鸦片战争波及宁波。1841 年 10 月，英军移师北上，定海二次陷落，葛云飞等三总兵以身殉职，继而浙东门户镇海失陷，节帅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兵败跳沉洋池，以身殉国。宁波已无防可守，甚至被英军戏称为“不设防城市”，“守土有责”的满城文武作鸟兽散，从镇海逃回的浙江提督余步云、宁绍台道鹿泽长、宁波



今日海曙鼓楼

知府邓廷彩及鄞县知县王鼎勋等弃城而逃，提镇二营溃散一空。英军舍舟登陆，直入空城，18 团军乐队还在宁波城头耀武扬威地奏起《盖莱·欧文》和英国国歌以示庆祝。英国侵略者后来记述这段历史时，都感到这是“从来没有的唾手可得的胜利”：不损一兵一卒占领这座膏腴之城，进而轻松地掠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 12 万元左右的现金、纹银”，次年 5 月撤兵时还勒索了 120 万元的“犒军费”。

宁波作为浙东最大的城市，在近代以前，市区几乎没有受到过战火波及，以至于很小的社会事件都被地方志所记录。明代嘉靖年间因为两个日本使团之间的争执引发的“争贡之役”，都作为一个社会动荡的事件被记录。而这个历史上从未有的“宁波失陷”，表明“天朝上国”已不堪一击，再无尊严可言。

世宁公、海曙公没有留下可征文献来让我们领会他们亲睹这场灾难的感受，但是他们用行动表明了价值观念的转变——15 岁的马海曙放弃了程朱理学，到了米行当学徒。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中有马海曙的传略，其中赞曰：“生有大志，不屑守章句之学。”说的就是他在这一年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马海曙的弃笔从商，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这在近代中国的遽变世局之中，也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转型，即“商”的社会地位的改变。

首先是“商人”地位的改变。古今中外凡论及商人，似乎都离不开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等充满贬抑意味的字眼。在漫长的中国传统时代，商业被

“贬之曰末务”，商人也曾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而在中国近代，新兴商人群体产生，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影响，还是在其他许多方面，商人都以过去所未有的新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瞩目。



海曙区鼓楼(海曙楼)的中西结合风格

其次，晚清的商人萌发了新的社会思想与时代使命感，包括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信义观和

诚信观。在组织发展方面，近代商人成立了商会、商团以及商办地方自治组织等各种新型社会团体，在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立宪请愿运动以及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展地方自治、“国民自决”运动，并多次出面调和政争，都表明近代商人在政治上已日趋活跃。

再次，“商战”观念的提出，使得商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从而主张不但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因此，在经营管理方式上，近代的商人具备了体现新时代特征的开拓勇气与竞争精神，不断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经营管理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陈出新，而且敢于与实力强大的外国资本一争高低。许多近代著名商人及其企业，在这方面都留下了值得惊叹的业绩。

投身商海的马海曙，从米行学徒开始了他的传奇之路。

第二节 由军入仕

在米行当了几年的学徒，马海曙身心俱长，以贩运米粮为生，有了谋生的一技之长。恰好这时有商人到扬州经商，海曙公跟随上路，告别家乡，从此开始了独自闯荡江湖的生涯。

在扬州他仍然从事米行的工作，“颇以才自见”。数年功夫，马海曙竟

成为扬州米业一位重要的商贾。

1851年,帝王专制社会末期的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两年后太平军攻克南京,直下扬州,此时,马海曙26岁。

太平军在敲锣打鼓声中进驻扬州。扬州城里的老百姓把一个大大的“顺”字贴在大门门额上,马海曙这些做小买卖的外乡人则退出扬州城以避兵燹。江南历来是清政府最重要的税赋来源,扬州、南京的沦陷,直接关系清政府的安危。扬州城破对清政府而言,实为石破天惊的噩耗。咸丰帝调兵遣将,组建江北、江南大营,欲与太平军决一死战;江北大营就设在扬州城外。而青年马海曙,此时就避居在扬州城外的仙女镇上,离江北大营不远。

战事旷日持久,清军粮食补给顿成难题,到处找人承揽筹集军粮之战备,大多数商人不愿卷入战争,无人愿意在这两军交战之际承揽军备。想必那时候的马海曙已经在经营上小有名气了,因为清军居然就打听到了他,找上门来,推他主事来负责就地筹粮。关于这段历史,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中是这样记载的:“会太平军陷金陵,饷需急,大吏设卡征商,以扬州仙女镇为粮食总汇地,乃委海曙就地筹粮。不数日,集资巨万。”

马海曙在大厦将倾之际,挺身而出,支持清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经济上的损失,是江南中产阶层对太平天国产生反感的主要原因。劫富济贫,剥夺官绅地主的财富,这是每次农民起义的常态。太平天国视之为当然,而且进行得更彻底。以至于江南知识分子中盛传“尝闻贼目肆言曰: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能够取给”。从太平军在各省的行动来看,这话可能并无夸张之处。太平军在攻克每个富庶重镇后,在经济上对地主征求有索“奉献”、“打先锋”、“派大捐”等方式。“奉献”是各城镇皆然,乡村亦有进贡,其间有出自对太平军的真诚欢送,属于“箪食壶浆”的性质,如“小民罗拜献酒浆欢举国纷如狂”。有的是企望得到平安,如武昌、南京、扬州各城光复,奉献者络绎在途,鸡猪银米,各色俱陈,“富厚之家必千金数百金,谷米数百石,猪数口,鸡数十只,配以群物”。太平天国收领归圣库,发给贡单以为凭。后期光复苏浙各府县,也是照例行之。这些“奉献”,主要出自富绅巨室。

江南经济遭受到战争的破坏,引起有产阶层的普遍不满,如湖州南浔镇,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世家大族,转眼几成绝户,其间衣冠士族,在此四五年中,生计已绝”。太平军所至之区,地主阶级遭到沉重打击,他们有

的丧命于此,有的逃往江北或流寓上海,故谓“此际富绅多受厄,难民逃遁似禽飞”。因此,正在逐步迈向小康的马海曙,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富庶的冲击而影响生计,对此是不满意的。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当代出版的很多有关马海曙的生平记载中,把“为清廷服务”隐晦地描述为“支持当时的中央政府”,以此为海曙公解脱“罪名”,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近代西方政治理论进入中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民族—国家”这样的西方概念,要到20世纪中期抗日战争中才深入人心,而在此100多年前的马海曙,还是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他不仅不可能“前卫”到了解100多年后的政治意识,更加不可能意识到这种行为在100多年后要被定讞为汉奸罪。可以比较一下,孙中山在鸦片战争的50年后才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在辛亥革命后迅速转变为“满蒙藏汉回五族共和”,就说明中国的民族意识还在酝酿之中,尚未成熟。再举一个例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904年已经10岁左右,仍然不知道朝廷是满族人把持控制的,直到同族体操老师、革命党人钱伯圭通过《三国演义》传播革命教义: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①

所以,海曙公支持的清廷,在19世纪40年代的江南知识分子眼中,不仅不是汉族的叛徒,而且还是“平天下”的“义举”。而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外来轮番侵辱,最终仍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最为宝贵的就是收获了民族主义的理念,但是倘若用今时之眼光去衡量古人之言行,不仅词不达意,更只能笑话百出。

在思想文化上,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借助西方基督教的一些传播内容,引起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反感。譬如冯友兰认为,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宗教的冲突。冯友兰分析,曾国藩是一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页。

的洪秀全,则完全属于两种宗教的冲突,也是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马海曙受教十余年孔孟之道,难于接受太平天国的主张,因而对于维护中华文化的满族政权反而不予排斥,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马海曙躲避在仙女镇这一清兵的驻军要地,说明其在政治上做出了选择。“就地筹粮”,几天工夫就“集资巨万”,也说明了他确实具备很强的能力,以至于军事长官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大吏之才,令以县丞投效。”

太平军失败后,马海曙由商入仕,先是当了县丞,然后做了知县。马氏家族的一大家子人,从祖父开始,祖母、父亲、母亲,统统被封了封号、诰命,祖父克宽公诰赠奉政大夫、晋赠通奉大夫,祖母应氏诰赠夫人,父亲世宁公诰赠奉政大夫、晋赠通奉大夫,母亲董氏封夫人,这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啊!

马海曙的人生轨迹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第三节 为官江南

马海曙在苏南扬州为军筹粮而发迹。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江南战火平息以后,他就一直在苏南为官,历任丹徒、元和、长洲、吴县、金坛、宝山等县的知县,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对他的评价是:“为政不事威严,视民如子,而尤孜孜于地方水利。”

“为政不事威严,视民如子”这样的表扬,很多时候会被理解为一种客套,但是,马海曙的为官之道却因为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的回忆录,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历史的卷轴上:

记得我那一次县考时,吴县知县是马海曙,他是江苏一位老州县,连任吴县知县有好几年。是一个捐班出身,据说:他从前是一位米店老板。他对于做文章是外行,但于做官是十分老练。在一般考生的目中,因为他是捐班出身,便有些瞧不起他,常常戏弄他。在点名的时候,都挤在他案桌左右,七张八嘴,胡说白道,甚而至于用一根稻草,做了圈儿,套在他的顶珠上,以为笑谑,也是有过的。

然而这位马大老爷,依旧是和颜悦色,笑嘻嘻地对他们说:“放规矩点,不要胡闹。”为什么呢?一则,有许多全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能给他们认真。二则,苏州地方,绅士太多,绅权极重,这些考生们,有许多